

巴山夜雨

下

張
良
水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巴山夜雨

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山夜雨 (上、下)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50-4

I. 巴…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223 号

书 名	巴山夜雨 (上、下)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560 千字
印 张	22.5
插 页	10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50-4/I · 3804
定 价	3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樹德





目 次

第 一 章	菜油灯下	(1)
第 二 章	红球挂起	(17)
第 三 章	斯文扫地	(34)
第 四 章	空谷佳人	(51)
第 五 章	自朝至暮	(69)
第 六 章	魂兮归来	(101)
第 七 章	疲劳轰炸	(131)
第 八 章	八日七夜	(159)
第 九 章	人间惨境	(188)
第 十 章	残月西沉	(210)
第十一章	蟾宫折桂	(242)
第十二章	清平世界	(267)
第十三章	各得其所	(286)
第十四章	茅屋风光	(316)

第十五章	房牽夢補	(343)
第十六章	家教之學	(369)
第十七章	我的上帝	(388)
第十八章	鸡鸣而起	(420)
第十九章	内科外科	(448)
第二十章	生財有道	(498)
第廿一章	有了钱了	(508)
第廿二章	西窗烛影	(531)
第廿三章	未能免俗	(559)
第廿四章	月儿弯弯	(593)
第廿五章	群莺乱飞	(624)
第廿六章	天上人间	(655)
第廿七章	灯下归心	(682)

第十六章 家教之辱

李南泉听了奚太太这种话，倒有些愕然，撑着雨伞在屋子里写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呢？因笑道：“惨极了，在家里摆测字摊，奚太太有何见教？”她笑道：“我就是为了你摆测字摊来的。我现在报一个字你测测，好不好？”李南泉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真要在家里操这个副业？”她由窗子栏杆里，伸进一只手来，将他的纸笔拿去，就在纸上写了一个“胜”字，立刻放到桌上，然后隔了窗子，抱了拳头，连拱几拱，笑道：“难为！难为！请你替我测一测，阿好？她一急，把家乡音急出来了。李南泉看到，心中好气，心想，这位太太有神经病吗？怎么把我说笑话当真事？李太太笑道：“你就给奚太太测一测罢，也许她真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朋友们给她解决。”奚太太将头一昂，笑道：“对了，老李知道我的意思。”

李南泉回头看看太太，见她眉宇之间，含有一种藐视的微笑，便了解她是什么意思了，因道：“好吧，我就给你测一测吧。不过字不够，你还得写一个字。”奚太太笑道：“反正不要钱，再写就再写一个。”于是又把纸笔拿了过去，在窗外写了个“利”字送了进来。李南泉看了这两个字笑道：“奚太太问什么事？”说着昂起头来，向窗子外望着。奚太太道：“我和一个人办交涉，问我能不能得着胜利。”李南泉取了一支纸烟在嘴里衔着，回过来找火柴。他和太太打了个照面，太太却向他将眼睛眨了一眨。李南泉想道，这事有点

尷尬，多少涉及她的家务吧。

他心里有了这种见解，拿着奚太太写的那张字条看了一眼，因道：“哦！这是和一个人斗争的事。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呢？”奚太太笑道：“你怎么问得这样的清楚？”李南泉笑道：“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测字和算命的人也和医生一样，他要问病发药。你若是不告诉我你的病源，我这方子怎么开法？你要是告诉了我你对手方是何人，我才能够望文生义去推测这个字。”奚太太手扶了窗栏杆，低头沉吟了一下，因道：“告诉你就告诉你吧，对方是男性，但也有女性。不过这女性是个未知数，也许没有。”李南泉点点头笑道：“我这就十分明白了。”说着，把“胜利”两个字，分而写四。乃是“月、禾”和一个类似的“券”字和一个立刀。因笑道：“今天是八月二十三、午前十时。”

奚太太点点头笑道：“不错，有点像测字了。”李南泉正了面孔，不帶一点笑容，望了她道：“月字加廿三加八，是个期字。”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个“期”字。奚太太笑道：“有点像了。不过这个期字和我所问的有什么关系？”李南泉笑道：“你别忙呀！”说着，把“胜”字下的力字改为女字，因笑道：“假如其中是个女子的话，是个‘媵’字了，‘媵’字是伴嫁娘之谓，古来伴嫁娘，都是姊妹们。”说着，在纸上写了个“科”字。因笑道：“这是禾字加十二点，犯了奚太太的尊讳，你不是叫朱科秀吗？”显然，这八月二十三的日期，和你关系很深。利字旁边那个立刀，立在你科秀的头边，只照字面上说，是不大吉利的。”奚太太听了这话，脸色立刻一变，红中还带些苍白之色。

但是，她依然强自镇定地微笑道：“这虽然有点意思，还是牵强得很。那个力字，和个立刀，你还没有拼出字来呢！”李南泉笑道：“这已很明白了。你还要详加解释，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再需要找点机会，请问那女方姓什么？你知道吗？”奚太太道：“我也不太十分清楚，姓秦吧？”李南泉道：“叫什么名字呢？”奚太太正待张口要说，忽然一摆头道：“不妥，你还没有把字测完，我的秘密，倒全盘

告诉你了。”李南泉正要把“利”字的左半边，变为一个“秦”字，听了这话，就把笔放下来，望了她道：“奚太太，可是你来找我的，这样说了，像是我要刺探你的秘密，不提了，不提了。”说着，拿起桌上的铜笔帽，就要把笔套起来。

奚太太摇着两只手笑道：“我和你开玩笑的，她叫秦致馨，致敬的‘致’，馨香的‘馨’。有时候人家写信给她，省掉那个致字的反文。哦！拼上那个立刀，那是‘到’字了。这测出什么来吗？”李先生笑道：“到字没有什么，不过合上先测的那个期字，那是‘到期’了。馨字中间是个‘未’字。你科秀小姐是有利一半而在头上，或在旁边。这位致馨小姐，可是将利益抱在怀里了。”李太太在旁边觉得他说得太露骨，便笑着扯开来道：“奚太太，你不要信他，他是信口开河，毫无标准的。”奚太太脸上，带了一分沉重的气色，走进屋子来，摇摇头道：“虽然有些话是很牵强的，那八月二十三到期这句话灌进我的耳朵来，有些让我不好受。还有那胜字里的‘力’字你索兴测测看。”

李南泉笑道：“当然这是瞎扯。可是测字这玩意，也是耍得自烟土坡里纯。机触得恰当，往往也是言必有中的。”奚太太走到桌子边，两手按了桌沿，向那张字条望着，因道：“还有那个力字，你何妨再测一测。”李南泉笑道：“我已有江郎才尽之叹了，你若再要我测下去，得再给我一点材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男方姓甚名谁？”奚太太摇摇头道：“男方我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女方是个寡妇，她婆家姓吕。我把这吕字加上去吧。”李南泉笑道：“好了，好了，我有了个烟土坡里纯了，把这两口子加上，那就加两口子而和好了。力字禾字，都有了交待了。”

奚太太红着脸道：“你这字测得不灵，和不了。”说着，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将手托了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李南泉笑道：“高邻，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了。你是位妇女界的领袖，怎么会相信迷信的事？测起字来，而且这测字先生，找的是我这向没有开过张的

人。”奚太太道：“我并不是迷信，我若迷信，不会真上卦摊上测字吗？我是满腹疑团，无从决断，糊里糊涂，就找这么一个问津的机会。”李南泉笑道：“不是我做邻居的多话，天下不平的事多了，要管也管不了许多。在这个过渡时代，妇女界不平的事是常有的，我知道你和石太太，就常常喜欢出来打抱不平。上次在疲劳轰炸期中，石太太居然为了人家的婚姻问题来往百十公里跑到磁器口去。”奚太太摇着头道：“你全然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家里有问题，难道我也不管吗？”

李南泉把话听到这里，已经十分明白了。便站起笑道：“高邻，你今天所说的话，我有些不相信，难道你管束下的奚先生，还有造反的可能吗？”奚太太叫着丈夫的号道：“敬平这个人，有三分贱相，一直是需要我管束着。他在我身边，我可以管理得不喝酒，不吸纸烟，不打牌，规规矩矩，从事他的工作。不过他要离开了我的话，只能一、两个月。日子久了，他就要作怪。每遇到这种事，我就得打起精神，从头教训他一番。这次，恐怕又是犯了老毛病。”李南泉笑道：“什么老毛病？”奚太太瞅了他一眼，脸上不免带了三分笑容，向他一撇嘴笑道：“你们男人都有这个毛病，离开太太就要作怪。”说着，摇摇头。

正在这时，有个尖锐的声音，在隔溪的山路上叫着奚太太。那正是她的好友，石正山夫人。她穿了件浅蓝色竹布长衫，光着两只手臂，分别拿了秤和竹篮子。奚太太迎出来问道：“老石，你又忙着什么家政。亲自出马？”她站着向这里遥望着，将小秤夹在腋下，抬着手向她抬了两抬，因道：“听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奚太太道：“唉！还不是那件事，你到我家里去谈谈吧。”说着，隔了山溪向石太太招手，踢踏着那双拖鞋，向家里走了去。李南泉伸着头向门外看看，然后低声笑道：“这位仁兄家里，出了什么新的罗曼斯吗？”李太太笑道：“什么罗曼斯，不就是她说的那一套吗？我们太太群里，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了。她先生现时和一个女职员在重庆同居。她

吹什么，还管理先生不许吸纸烟呢！”

李南泉看看太太的颜色，觉得还不会见怪，因笑道：“站在女人的立场，你该同情她才对，怎么你也说她？”李太太道：“谁让她老在人前夸下海口？我们总没有自称家庭大学校长。”李南泉向窗子外一努嘴道：“来了，瞧热闹的吧。”李太太看时，正是奚太太的“对方”奚敬平回来了。他穿着一套灰色哗叽西服，巴拿马草帽，宽宽的边，将大半截脑袋盖着，手提了一支硃漆手杖，一步一擗，慢慢在山麓路上走着。看他每个步子踏下去，好像是落得都很沉重。他的家，和这边的屋子是并排的，由山路上下来，都要经过涸溪上一道木桥。奚先生走到溪岸的坡子上，将手撑着手杖，另一只手，托了一下他高鼻子上的眼镜，似乎是有点凝神的样子。他们家庭大学的学生，已经看到了，喊着一声“爸爸回来了”，大家一拥而上。

那木桥是梯子形架着木板的，老远就听到劈劈啪啪一阵响。李先生在那边草房子窗下，以为是打起架来了，也追向走廊上来看。这时，天上的细雨烟子轻淡得多了。山峰上的湿云却不肯轻淡，依然很浓厚，向草木上压迫着。只要在屋檐以外，空气里面，就全是水分。那位奚先生并不觉得这是阴天，依然静静地站在木桥头上，那些孩子直拥挤到他面前，他却是很从容地道：“仔细一点走，滑得很，不要摔下去了。”一个最小的男孩子抱了他的腿，问道：“爸爸，你带了吃的回来了没有？我们老早就等着你呢。”

奚太太应着这声音，由屋子里走出来，她大声道：“你还有心管着孩子摔倒吗？孩子们摔死了，你就更是高兴，你没有了累赘，那就更好去找女人玩了。现在国家危急到这种样子，你们当公务员的人，正应当卧薪尝胆，刻苦自励，怎么刚是疲劳轰炸过去两天，你就丢了妻室儿女，在外面玩女人？无论是在私在公，你……”奚先生看看旁边走廊上，站了好几位邻居，这就把手杖举起来，指点了她道：“我还没有进门，你就说上这样一大套。你要知道，我不是一里、两里路回来的，我是经过二十公里的长途汽车才回来的。”奚太

太道：“你走了二十公里？你走了二百公里也应该。这是你的家，你不当回来吗？若依着我的兴致，我当追到重庆质问你。我在家门口说你这就十分谦让了。”

奚敬平虽然向来受着太太的管束，但在朋友面前，他这个面子是要绷着的。他想继续吵下去，恐怕太太会说出更不好听的话来。站着呆了一呆，将身子扭过去，将手杖点着石头坡子，又向原来的路上走回去。奚太太叫道：“奚敬平，你走，你飞也飞不了！”说着，自己就追了上来，她原是穿着拖鞋的，为了走路便利，脱下了拖鞋，光着两只白脚，迳直向前追着。奚先生看到许多邻居都各在自己家里向外望着，他还不肯失落了这官体，依然是缓步而行。奚太太只是一段五十米的竞赛，就超过了奚先生，双手一横，拦着去路。

奚敬平对于这个作风，似乎不可忍受。他取下了头上那顶战前的宝藏巴拿马草帽，拿在胸前，当扇子摇着。但他还不肯高声，皱了眉道：“你这不是笑话吗？”奚夫人两手叉了腰，挡住了去路，偏了头道：“不许走，我要和你开谈判。要走也可以，我们一路到重庆去。”奚先生不说话了，只将帽子在胸前摇着。石太太在走廊下高抬着手，连招了几下，笑道：“奚先生回来吧，我还在这里等着呢。你回来了，太太少不得和你作顿很好的午饭，你怎么不回来？回来，回来！”

她说着手只管乱招。奚敬平道：“石太太我不是不回来嘛！我不回来，冒着阴雨天坐长途汽车干什么呢？我去找正山兄谈谈吧。”石太太乱摇着手道：“你可别找他。你找他，那是问道于盲了。有什么事，你和我商量吧。”说着，就迳直走出来，直奔到一处。奚敬平笑道：“石太太知道我今天会回来？”她笑道：“我是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掐指一算，我就知道你回来的。”说着，一把就把他手上的草帽夺了过去。那还不算，又扯着他的西服笑道：“穿这样漂亮的衣服，站在烂泥里面，你看，也不相称吧？回去吧，有什么话，家里说。”奚敬平看看自己太太光着两只白脚，站在水泥

糊刷着的石坡上，身上一件薄绸的旧长衣，腋下倒有两个纽绊没扣，披了一把头发在肩上，实在不成样子。便道：“好吧，我们回去说吧。反正……”说着，他摇了几摇头，向家里去。

这时，奚太太算是醒悟过来了，自己还赤着两只白脚呢。这就向石太太笑道：“这是个笑话，我一忙就把两只拖鞋忙掉了。”说着，抬起一只白脚给人家看。她是站在一块油滑的石板上的，只剩下一只脚站在石板上，已是站不住。她抬着那只脚的时候，来个金鸡独立势，那双脚像踢足球似地踢了出去。于是身子向后弯着，胸部仰起来，取个重点平均的度数，那只单脚支持不住，屁股向下一坐，就坐在石板上了。她穿的是件薄绸衫子，白底子上的红蓝花点子，已经是只有一点模糊的影子，其形如纸，她向后一坐，压着那后底襟，早是嗤啦一声响，除掉了半截。她这一下颠顿，顿得全身骨头作痛，两只眼睛里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坐在石板上，有五分钟不能站起来。

石太太走过来，弯着腰将她搀着，笑道：“这是何苦，气是生了，苦也是自己吃。”奚太太右手被扯着，左手揉着眼泪，只管嘻嘻地笑。石太太笑道：“站起来吧，可别把我拉下去了，两人全在烂泥里打滚。”奚太太借着她的力量站起来，那身后压断的半截长衫，没有和衣服完全脱离关系，像挂穗子似的，掩盖了两腿的后面。石太太站着向她使了个眼色，又把嘴向她身后努了一下。她回头看了一眼，把一张气紫了的脸色，又加上了一层红晕，乱摇着头道：“真是把我气疯了，真是把我气疯了！”她下意识地一只手掩着后身，就赶快向家里走了去。

奚敬平先生，似乎已知道今天的形势严重，尤其是夫人摔了一跤，必定要在任何人头上出气，其锋是不可犯的。他王顾左右而言他，走到廊檐下，向李南泉这屋子，连连点了两下头道：“没有进城去？”李南泉道：“颇想进城，但是正赶上写点东西，没有走得了。这两天报纸很热闹吧？苏联和德国的冲突，越来越热闹了吧？”奚先

生表示对国际形势，比任何人要熟习得多，摇摇头道：“那没有关系，东西两面作战，这是希特勒胡闹的事情。苏联只要再支持两个月，冬季一来，德国军队就没有办法。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十月初就下雪。希特勒若不知进退，可能会遭受拿破仑在帝俄境内的惨败。”他正说得洋洋得意，啪咤一声，在身后响着，碎片纷溅，正是一只粗瓷杯子，在走廊地上砸了个粉碎。

他回头看时，奚夫人沉下了一张凶恶的面孔，将手指着道：“你还谈什么天下大事！你的家事管不了，你自己这条身子也管不了，你懂得什么？你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里一个大混蛋。”奚先生看看左右邻居，全在走廊下度着阴天，每只眼睛，都向这里望着。明知道太太是个夸大狂，已说得她是个善理家政、善管丈夫的第一流人物；根本自己在家庭里的名誉就不大好。这时，在众目灼灼之下，人家是怎样揣想着，那是不言而喻的。若不起点反抗，那一切是被人家证实了，于是昂起头来，先淡笑了一声。

他于是向后退了两步，离开了夫人的逼近，摇摇头道：“你简直有神经病。”奚太太道：“我有神经病？我看你简直疯了。在这个时候，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地步，你还有心玩臭女人。哪里臭毛厕里出来的臭婊子，让你捡到了当宝贝。你是抗战公务员里面，最没有心肝的东西。”奚先生把脸色由红而紫，由紫而更变得苍白，两只手只管气得发抖颤。石太太立刻走向他两人中间一站，笑道：“这是何必？天天望先生回来，先生也是天天想回来，回来之后，两个人不好好说一阵子、笑一阵子，却是见了面就开辩论会，那岂不是有背原意？”奚太太道：“什么有背原意？我根本就是要他回来开谈判的。”奚敬平淡淡笑着，鼻子里哼了一声，因道：“开谈判就开判吧，大不了……”他说到这里，看看夫人那颜色，还是紫中带黑，而且两只眼的垂角，是更格外地弯曲，那气就大了。这个时候，若说出“离婚”两个字，可能会引起武剧。

他说到这里，把话音拖长，没有把话接着说下去，背了两手在